

● 世界通俗文学丛书

夜幕下的斯德哥尔摩

以毒攻毒

闯进车厢的女郎

二十九号病床

闯进车厢的女郎

● 长江文艺出版社

闯进车厢的女郎

本社选编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6开本 7印张 171,000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0

统一书号：10107·525 定价：1.15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我社编辑、出版的《世界通俗文学丛书》中的一种，所选作品均系世界各国通俗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本书内有：

夜幕下的斯德哥尔摩 1967年1月13日晚，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四十七路公共汽车发生一起重大“车祸”，全车乘客加司机九人死亡。这不是车祸，而是凶手蓄意制造的事端，正是该凶手十六年前杀死了葡萄牙姑娘泰丽萨……

作品结构安排精巧，多侧面描绘了斯德哥尔摩的社会风貌，反映了瑞典这个所谓“福利国家”的各种社会矛盾。

作者系夫妇，瑞典著名作家，以擅长写侦破小说蜚声欧洲文坛，曾获“福尔摩斯”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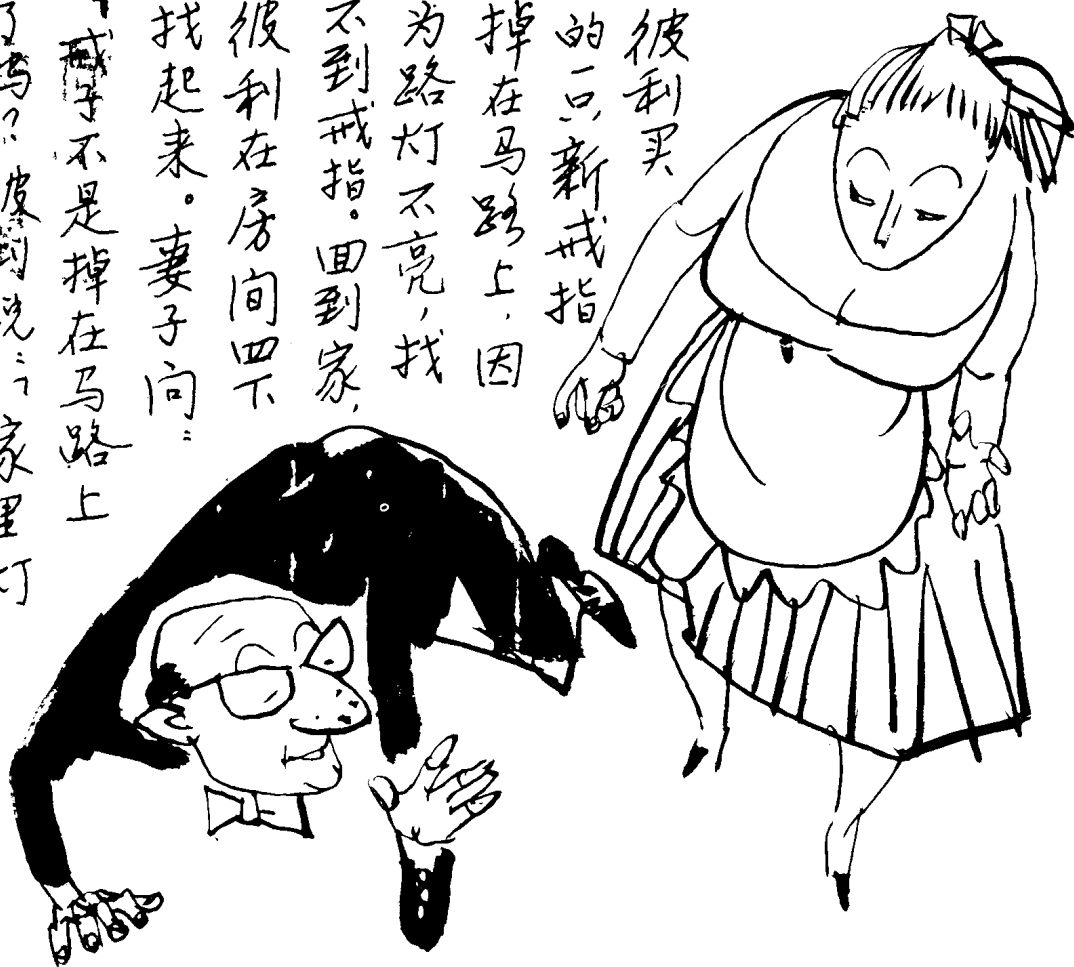
二十九号病床 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可在情场上却身手不凡……“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把在普法战争中那些风度翩翩的军官的肮脏灵魂刻画得维妙维肖。

黑踝县“三K党”覆灭记 看完这篇文章，您定会哑然失笑：原来“三K党”徒竟是这样一帮东西！“三K党”的确就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

闯进车厢的女郎 女郎遭人追逐，仓促间逃进了戴里的车厢，戴里深表同情。可后来查明，该女郎并不是什么受害人，而是正在追查的案件的主谋者……

圣雄甘地之死 一代圣雄，惨遭暗害，本篇记述了圣雄甘地受害前后经过。

彼利买的
的只新戒指
掉在马路上，因
为路灯不亮，找
不到戒指。回到家，
彼利在房间四下
找起来。妻子问：
「戒指不是掉在马路
上吗？」彼利说：「家
里灯亮，好找一点。」



小笑话

方隆昌

老师向学生：
「下雨的时候，
为什么先
看见闪电后
听见雷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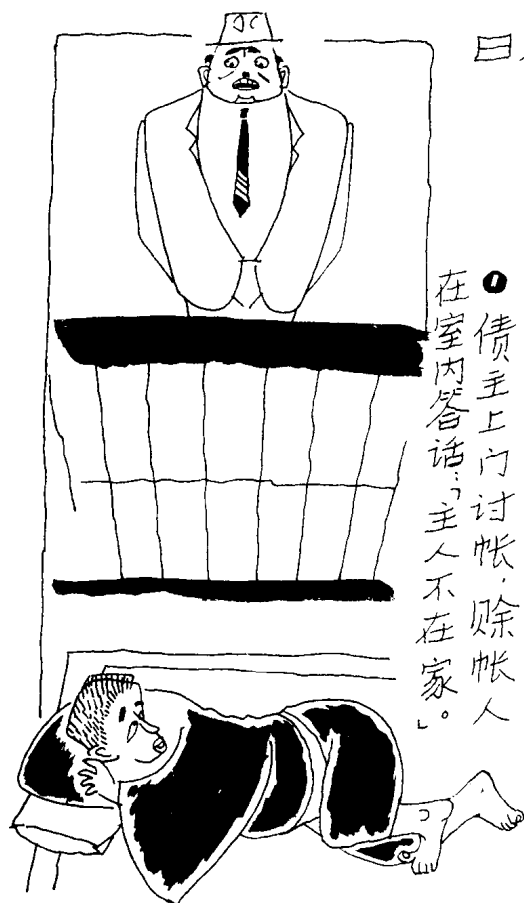


学生答：「因
为眼睛长在
耳朵的前面！」

（隆）

日本笑话

主人不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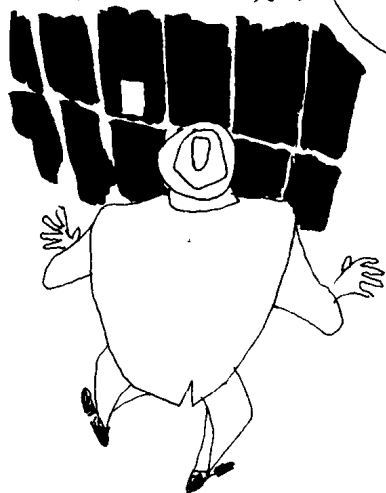


① 债主上门讨帐，除帐人在室内答话：「主人不在家。」



② 债主在窗纸上戳了个洞，见主人正在睡觉，气得大叫：「除帐鬼，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不是在家吗？」

⑤ 主人道：「你已经看不见我了？我再告诉你，主人不在家。」



④ 债主忙摸出一片纸来，贴住了窗洞。「嘿嘿，我太冒失了，现在已经修好了。」

③ 主人怒声道：「这是我的家，你不该在那儿戳个洞。」



世界通俗文学丛书

本社选编

闯进车厢的女郎

目 录

夜幕下的斯德哥尔摩	[瑞典] 佩尔·瓦摩 迈·肖娃 著 (1)
	秋 羊 永 虹 译
二十九号病床	[法国] 莫泊桑 著 (64)
	胡敦煊 译
黑踝县“三K党”覆灭记	[美国] 约瑟夫·米契尔 著 (71)
	罗 澄 郑风云 译
本人是怎样自杀的	[土耳其] 阿吉兹·尼辛 著 (76)
	黄云珍 译
以毒攻毒	[法国] 埃尔维·巴赞 著 (78)
	余启应 译
“杀妻合同”	[美国] 理查德·格兰特 著 (85)
	袁洪庚 译
闯进车厢的女郎	[英国] 迈克尔·伊尼斯 著 (89)
	叶 红 译
圣雄甘地之死	蔡明忠 编著 (101)

夜幕下的斯德哥尔摩

[瑞典] 佩尔·瓦廖 迈·肖娃 著

秋 羊 永 虹 译

这是一辆双层巴士。车身红色，上层奶油色，车顶则是灰色。这辆斯德哥尔摩四十七路汽车行驶在奥尔花园的贝尔曼斯陆到卡尔贝格路的线路上。此时它正在向西北方向行驶，快要到达北站街的终点站了。这里离斯德哥尔摩和索尔纳市的分界线只有几米远。

索尔纳是与斯德哥尔摩相邻的一座小城，虽然在地图上两个城市的分界线只不过是一条虚线，但索尔纳却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

巴士在阒无人迹的卡尔贝格路上光秃秃的树木中间行驶着。车窗上蒙着一层水气，车内显得温暖而舒适。然后它向右转到挪尔巴卡街，从这里直到北站街是一个长长的斜坡，发动机的声音减弱了。雨水哗哗地拍打着车顶和车窗玻璃。车轮载着重重的车厢驶下斜坡，溅起一片片水花。

街道的尽头也就是斜坡的尽头。汽车应该在这儿拐一个三十度的角，再往前走三百米，就是终点站了。

在转弯处，巴士猛地一停，随即一直朝前滑去。它穿过街心，冲上人行道，闯进北站街一个仓库院子的钢条栅栏里。

它一动不动了。

发动机沉寂下来，但车的前灯依旧亮着，车厢内也依然漾着灯光。蒙着水气的车窗玻璃依然在寒夜中闪着柔和的光辉。

这事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晚上十一点零三分。

地点在斯德哥尔摩。

卡尔和克瓦特正驾驶着装备有无线电话的警车在索尔纳市巡逻。

他们在漫长而单调的值勤生活中，曾拘捕过成百的醉汉和无数的小偷。

今天晚上他们什么也没有碰到，只是每人喝了一杯啤酒。也许，不该提及此事，因为这是违反制度的。

卡尔和克瓦特两人的身材和外貌都极其相似，都是身高一米八，金色的头发，宽阔

的肩膀和淡蓝色的眼睛。然而两个人的气质又很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也各持完全不同的观点。

克瓦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所承担的工作从来不半途而废。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也比任何人更善于少承担工作。

他郁郁不乐，一言不发，慢慢开着车通过居民住宅区，路过铁路博物馆、细菌实验所、盲人学校，然后，他通过那些高楼耸立的大学区，最后经过铁路管理局，来到托姆泰路。

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一条路线，在这些街道上，几乎不会碰到一个人。一路上他们没看到一辆汽车，活物也只看到两个：一只猫；过了一段时间，又一只猫。

开到托姆泰路尽头，克瓦特把车停在离斯德哥尔摩分界线几米远的地方。他没有熄火，开始考虑再往哪里开。

“我倒想知道，你是否好意思把车从原路开回去。”卡尔这样想，可是他说出来的是：

“你能借给我十克郎吗？”

克瓦特点点头，从内口袋里掏出钱包，眼也不抬，就递给他十克郎。这时他下了决心：如果他穿过城市分界线，沿着北站街往东北方向再走五百米，就在斯德哥尔摩呆两分钟左右，然后拐到叶甫杰尼路，穿过医院的地界，顺着哈卡公园，再往北路过墓地，最后就回到他们警察分局。这样，遇到什么的可能性最小，他们的巡逻任务便顺利结束。

汽车穿过分界线，向左拐到北站街。

卡尔把十克郎收起来，打了个呵欠。然后眯起眼睛向雨中望去。他忽然说：

“你看，一个牵狗的家伙在向我们招手呢。”

“这不是我们的辖区。”克瓦特说。

那个牵着一只滑稽可笑的小狗的男子踩着水洼，跑到马路中间，挡住了他们的汽车。

“真是见鬼！”克瓦特骂出声来，他急忙刹

住车。

他摇下侧窗玻璃，喊道：

“你怎么跑到马路中间来了？”

“那边……那边公共汽车……”那男人大口喘着气，指着街道尽头的地方。

“那边怎么啦？”卡尔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那边……那边出事啦。”

“好，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克瓦特不耐烦地说，“请您让开路。”他开动了汽车。“注意，下次可别跑到大街中间来！”他回头冲着那人叫道。

卡尔透过雨幕向前张望。

“噢，”他语调平和地说，“一辆巴士跑上人行道了。瞧，那是辆双层车。”

“里面还亮着灯。”克瓦特说，“前门也开着。下去，卡尔，去看看怎么回事。”

他把车停在公共汽车的侧前方。卡尔开了车门，习惯地摸了摸手枪，自言自语地说：

“当然啦，我们得看看出了什么事。”

他和克瓦特一样，穿着皮上衣和皮靴。上衣的钮扣闪闪发光。腰里佩带着警棍和手枪。

克瓦特留在汽车里，他看见卡尔慢慢地走向巴士敞开的车门，抓住车门扶手，费劲地登上踏板，开始向车厢内张望。忽然他好象被什么给反弹了出来。只见他弯下身子，迅速掏出手枪。

克瓦特反应很灵敏，几秒钟内就打开了红色的车前灯和车顶上黄色的标志灯。这是每一辆巡逻车都有的装置。

卡尔仍然弯着身子站在那辆巴士旁边。此时克瓦特跳下汽车，掏出手枪，打开保险，甚至还看了看表。指针指着十一点三十三分。

听见报警来到北站街的第一个警官是拉逊。

当时，他正坐在克格霍姆街警察局大楼

的办公桌后面。大概已经是第十次在阅读一份文理混乱的报告,他看了半天仍不得要领,同时心里想,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回家呢?

他所想的“他们”,包括国家警察局的首长、他的副手们、各部门的领导和政工人员。只要这些人认为工作日结束,离开这里,他一定也尽可能赶快离去。

电话铃响了起来。拉逊撇了撇嘴,拿起听筒。

“我是拉逊。”

“我是警察服务中心站,索尔纳的巡逻车在北站街发现一辆公共汽车,里面全是死尸。”

拉逊望了望墙上的电钟:十一点十八分。他问:

“怎么索尔纳的巡逻车会发现斯德哥尔摩满是尸体的公共汽车呢?”

拉逊是斯德哥尔摩刑事警察局的副处长。他有一种使人难以与之相处的性格,同事们都不大喜欢他。

拉逊刹住汽车,竖起雨衣的领子,走进雨幕之中。红色的双层巴士横在人行道上,头部冲进了钢条栅栏。拉逊同时看到了那辆白色车顶,车门上漆着白色“警察”字样的巡逻车。车顶上桔黄色的标志灯闪烁着,在车前灯的光圈里站着两个持枪的警察。两个人的脸看起来都是异样的苍白。

“这里出什么事了?”拉逊问。

“那里……车里面,有许多尸体。”一个警察说。

“真的,”第二个警察说,“的确是真的。还有许多子弹壳。”

“有一个人好象还活着。”

“其中一个警察。”

“警察?”拉逊吃了一惊。

“是的,刑事警察局的。”

“我们认出他了,他在凶杀案侦破机构工作。”

“但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穿着蓝色雨衣。已经死了。”

两个警察彼此打断对方,没有把握地低声叙述着车上的情况。

他们两人决不能算是矮个子,但和拉逊站在一起,就好象矮了一头。

拉逊身高一米九二,体重九十九公斤。他有职业拳击家那样宽阔的肩膀和汗毛丛生的大手。他那朝上梳的金发已湿透了。

透过哗哗的雨声传来无数汽车笛声。它们好象从四面八方这里汇集。拉逊倾听了一下,问道:

“这是索尔纳吗?”

“刚刚是交界处。”克瓦特狡猾地答道。

拉逊用那淡蓝色的眼睛漠然地打量了一下卡尔和克瓦特,疾步向公共汽车走去。

“那里面……就象屠宰场一样。”卡尔说。

拉逊身体没有挨着车身,他只是把头伸进开着的车门,环视了一下现场。

“是的,”他不动声色地说,“的确象个屠宰场。”

马丁·贝克站在自己住所的门槛上。他脱下雨衣,抖掉上面的雨水,挂在走廊里,然后才锁上大门。

走廊很暗,但他没有开灯。从女儿房间的门缝下面透出一缕灯光。他听见收音机或是唱片的声音。他敲了一下门,便走了进去。

他的女儿英格丽德今年十六岁。最近她似乎长成大人了。马丁·贝克越来越容易和她找到共同语言。这孩子非常文静,有进取心,又相当聪慧。他很喜欢和她谈点什么。她现在已经在上国民学校的毕业班,学习成绩很好。但她不是那种死读书的学生。

女儿正躺在床上读书。床头柜上电唱机放着音乐——不是流行音乐,而是古典的。马丁·贝克听着,觉得好象是贝多芬的作品。

“你好!”他说,“你还没有睡?”

他突然感到自己问得太没有意思了,于是赶紧把话停住。他此时想起,这十年来在这个家里说了多少平淡无味的话啊!英格丽德放下书,关上电唱机。

“你好，爸爸！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他摇了摇头。

“我的天，你的脚全湿了。”女儿说，“外面还在下雨吗？”

“真是倾盆大雨。妈妈和罗尔夫睡了吗？”

“大概是睡了。一吃过午饭，妈妈就把罗尔夫赶到床上去了，硬说他感冒了。”

马丁·贝克在床沿上坐下来。

“怎么，他没有感冒？”

“至少我认为他一点毛病也没有。但他挺听话，躺下了。他大概是不想复习功课。明天我们有法语考试。你要不要检查一下我的法语？”

“我检查起不了多少作用。况且，我法语也不怎么样。还是睡觉吧。”

他站了起来。女儿顺从地钻进了被子，躺得更舒服一些。马丁·贝克说了一声“晚安”，随手关上了门。

马丁·贝克摸黑走进厨房，在窗口站了一会。雨好象小了一点。也许这只是他的感觉。然后他又走进客厅，在卧室门口听到了妻子轻微的鼾声。他小心地打开长沙发，拧开台灯，关上窗帘。他不久前买来这张长沙发，便不再回卧室睡觉了。他的借口是，当他回家太晚时可以不吵醒妻子。

他的妻子叫英加。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年年恶化，他现在可以同她睡在一个床上，感到相当轻松。这种感觉时时使他困惑。但在十七年的夫妻生活之后，这一切大概已无可改变了。他老早就不去想谁是谁非了。

马丁·贝克忍住咳嗽，脱下湿透的裤子，把它挂在暖气片前边的椅子上。当他坐在长沙发上脱袜子的时候，才醒悟到，科尔贝格的雨中散步也可能出于同一原因吧。他的家庭生活也是越来越沉闷无味了。

怎么这样快？他结婚才一年半哪。

马丁·贝克站起来，从雨衣口袋里摸出一包湿漉漉的揉得皱巴巴的“佛罗里达”香烟，把香烟一支支放在床头柜上晾干。他挑

选一支比较干的，点燃抽着。他一脚已上了沙发床，突然电话铃响了。

电话在门厅里。半年以前，马丁·贝克又预订了一台电话机，他想把它摆在客厅里。但是要想安一台新电话，起码是半年以后，那还得算运气好哩。

他快步走出客厅。电话第二次铃声还没响，他就抓起了听筒：

“我是马丁·贝克。”

“我是警察服务中心站。在北站街终点站四十七路公共汽车中发现好些被打死的乘客尸体。要求您迅速赶到现场。”

“谁报告的？”他问。

“第五局的汉森。我们也通知哈默了。”

“死了多少人？”

“还没弄清楚，至少有六个。”

马丁·贝克想：“我马上去找科尔贝格，把他带上，也许能找一辆出租汽车。”他说：

“O·K，我立刻就去。”

“还有，处长！”

“还有什么？”

“死者中间……好象有一个你们的人……”

马丁·贝克抓紧了听筒：

“是谁？”

“不知道，姓名还不清楚。”

马丁·贝克放下听筒，把额头顶在墙壁上。科尔贝格！一定是他。何苦要冒雨出去，何苦要去乘什么四十七路公共汽车！不，肯定是搞错了。

他摘下听筒，拨了科尔贝格家的电话号码，一声，两声，三声，四声，五声。

“谁呀。”

这是荣睡意惺忪的声音。马丁·贝克竭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自然，镇静。

“你好！科尔贝格在家吗？”

他似乎觉得，等候荣答话的那一瞬间，简直是长无止境。

“至少不在床上。我以为他和你在一起呢。更准确些说，我还以为你在我家呢。”

“他倒是和我一起出去散步来着。你肯定他现在不在家吗？”

“也许他在厨房里？你等等，我去看一下。”

又是长无止境的等待，她终于又回答了。

“没有，马丁·贝克，他不在家。”

她的声音透露出惊慌。

“你想他现在可能在哪儿？”她问，“这么糟糕的天气。”

“他只是出来透透空气。我也刚回家不一会儿。我想他不会耽搁太久的，你不用着急。”

“如果他回来，要他给你挂个电话吗？”她的声音平静多了。

“也没什么要紧事，睡觉吧，晚安。”

马丁·贝克放下听筒，突然感到全身直打冷战。他又摘下听筒，但没马上拨号，思忖着给谁打电话才能多了解些情况。最后他还是决定立刻亲自赶到现场。于是，他拨电话叫出租汽车，马上就得到了回答。

马丁·贝克在警察局工作已经二十三年了。这段时间中，他的许多同事都在执勤时牺牲了。每次看到同事死去，他心中都十分难过。他内心深处也承认，在警察局工作真是越来越危险了。没准儿下一次就该轮到他自己。但是科尔贝格对于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同事。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之间的友情日愈深挚。他们两人互相协作，取长补短，十分完美。一年半前，科尔贝格结婚，搬到舍马尔车站街，他们成了邻居，在休息时也经常来往。

不久前有一次，科尔贝格感到有些郁闷，他对马丁·贝克说：

“如果不是有你在，鬼知道我能不能在警察局待下去。”

马丁·贝克想着这些，披上雨衣，走下楼去。

虽然已值深夜，而且大雨滂沱，但从科尔贝格路方向，在被隔离的出事现场周围还

是聚集了不少人。当马丁·贝克从出租车里出来时，他们都用一种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有一个穿黑色雨衣的年轻警察奔向前来，仿佛要挡住他的去路。但另外一个警察抓住他的肩膀，自己把手举到帽檐。

一个穿浅色雨衣，戴便帽、个子不高的男人走到马丁·贝克跟前说：

“我很同情您，处长，我刚刚知道，你们局有一个……”

马丁·贝克的眼光吓得这个人把想说的话咽回去了。

他很了解这个带鸭舌帽的人，而且对他没有好感。

他是一个艺术家兼记者，他自称为刑事犯罪调查记者。他经常写一些关于凶杀事件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还常常添油加醋，杜撰一些细节，一些专门登载丑闻的小报特别爱登他的文章。

这个男人往后退了一步。马丁·贝克跨进绳子圈起的禁区。他看到，再前边图尔普兰方向也拉起了同样的绳子。在圈内，汽车和穿着雨衣的轮廓模糊的人影在雨中闪着银光，弄得人眼花缭乱。

公共汽车内还亮着灯，聚光灯也亮着，但光束在雨幕中不能照出很远。一辆刑事犯罪技术检验车停在公共汽车的后面，座舱朝着卡尔贝格路。有好几个人在撞断的栅栏后安装聚光灯。

公共汽车的车门在马丁·贝克站立之处的另一侧。但是他看到车窗里有人在走动。他想，技术检验车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工作了。

他远远绕过灰色的刑事犯罪技术检验车，想到即将看到的场面，他那放在口袋里的手攥得紧紧的，同时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在双层公共汽车中门泻出来的一片灯光中站着哈默——他多年来的顶头上司，现在是警察局的首长。哈默正在和在公共汽车里面的一个人谈话，他看见了马丁·贝克，就中断谈话，转向他说：

“您到底来了，我还以为他们忘了通知您呢。”

马丁·贝克没有答话，他走到门口，向车内一望。

他感到心中发紧，发痛：他眼前的景象比他所想象的还要惨不忍睹。

在惨白的强光中一切都显得分外刺眼。乍看起来，整个车厢好象都塞满血淋淋的尸体，每具尸体以古怪的姿势僵在那里。

马丁·贝克此时的最大愿望是转过身去，走出车厢，不再看这一惨象。但这种情绪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他甚至强迫自己记住一切细节。技术检验车的工作人员默默地忙碌着，其中一个人看到马丁·贝克，慢慢摇了摇头。

马丁·贝克逐个审视了死者，但他一个也不认识。

“我们局的那个人在哪儿，在上层吗？”他突然问，“或者……”

马丁·贝克转身朝向哈默，突然沉默了。

科尔贝格从哈默身后的暗处走了出来。他没有戴帽子，淋湿的头发贴在额头上。

马丁·贝克睁大了眼睛望着他。

“你好，”科尔贝格说，“我开始纳闷，不知你为什么还没有来。我都想再打个电话催你啦。”

他走到马丁·贝克跟前，仔细审视他的脸色。

“你应该喝一杯咖啡，我这就去拿。”

马丁·贝克摇了摇头。

“不，你应该喝，”科尔贝格坚持说。

说完他就走开了。马丁·贝克看着他的背影，然后走到前门去看驾驶室的情况。哈默步履沉重地跟随在后面。

驾驶室里，司机的身体沉重地压在方向盘上，大概是头部中弹。他仔细地查看了司机的脸部，他一点也不感到恶心，自己也觉得奇怪。他转过头来看哈默，哈默正毫无表情地凝视着雨景。

“你能想象他那时正在干什么吗？”哈默

问道，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就在这一刹那，马丁·贝克看见了警察服务中心站打电话时所提到的那名死者。

在通往公共汽车上层扶梯后的窗口，坐着奥克·斯坦斯特隆。他是凶杀案侦破科的副侦探，是马丁·贝克最年轻的同事。当然，说他“坐着”是不恰当的。穿着蓝色府绸雨衣的奥克斜躺在座位上，右肩膀靠在一个年轻的妇女背上。那个妇女深深弯着腰。几乎把身体对折了起来。

奥克的右手握着一支值勤用的手枪。

雨下了一整夜。根据日历，太阳应该在七点四十分升起，但是太阳光线终于从厚厚的云层中穿出来时，已经快九点了。这是一个浓雾弥漫的阴沉天气。

红色的双层公共汽车还是和十小时前那样横在北站街的人行道上。

但公共汽车周围的景象大大不同了。在绳子圈起的那片地方有五十多个人在忙碌着。绳子外面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有不少人是从半夜起就一直站在这里，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警察和救护人员，听到的只是各式各样的汽车笛声。这真是一个笛声长鸣之夜，这些声音来源于川流不息的汽车。这些汽车似乎是毫无目的地嚎叫着，沿着雨水闪光的马路跑来跑去。

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是有一句话却在人们的耳语中，迅速地传递着，象电波一样，由旁观者传到周围的房子，然后是整个城区，终于以一种确定的形式传到了全国。到这个时候，这消息已经远远跨越了国界。

“大规模凶杀案。”

“斯德哥尔摩大规模凶杀案。”

“斯德哥尔摩公共汽车内大规模凶杀案。”

克格霍姆街警察局里的人对此事的了解也只是这种程度。谁也不知道任命谁来侦破这个案子。一切还处在一种茫然状态。

“谁拟定名单？”马丁·贝克问。

“好象是罗恩。”科尔贝格头也不回地回答。

他正在往墙上挂示意图。这张图很大，三米长，一米半宽，一个人要摆弄它还是比较费劲的。这是一张公共汽车下层的平面图，上面画有那些死者的人形。每个人都标了一个数字，从一到九。

“有谁能来帮我一下吗？”科尔贝格问。

“我来。”梅兰德平静地说，搁下听筒立起身来。

梅兰德是一个高个子瘦削男子，表情矜持，性格冷静而有条理。四十七岁。是斯德哥尔摩侦讯处的探长。科尔贝格早年曾和他共事了几年。到底多少年，他记不清了。然而，梅兰德事无巨细，都能记得一清二楚。

一个头发斑白，年约五十的男人小心翼翼地推开门，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

“你有什么事，艾克？”马丁·贝克问他。

“关于公共汽车的事。”斑白头发的人说。

门开了，拉逊走了进来，他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扫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他的雨衣、裤子和淡褐色的头发全都浸透了雨水。靴子上沾满了泥。

“怎么？有什么新情况吗？”梅兰德问。

“那种类型的汽车不是走四十七路的。”

“不走四十七路？”

“我是说，这种车是走另一条路线的。而四十七路上行驶的是德国制造的‘布星’牌公共汽车。这辆车出现在四十七路线上，纯属偶然。”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线索。”拉逊说道。

“凶手是一个杀人狂，他只是在英国制造的公共汽车里作案。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艾克只是直怔怔地望着他。这时拉逊摆了摆手，问他：

“恰好我想问你，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在走廊挤挤攘攘？”

“是记者，”艾克说，“得有什么人去接待他们。”

“最好别叫我去。”科尔贝格马上声明。

“是不是要哈默，或者司法部长，还是上级机关的什么人来发表公报？”拉逊问。

“公报怕是还没有写好。”马丁·贝克回答。

拉逊环视了一下办公室，用他那毛茸茸的大手揉了揉湿透的头发。

“这事有谁和奥克的母亲谈过了吗？”他问道。

房间内是死样的沉默，好象这些话突然夺去了所有在场人的说话能力，包括发问者在内。

终于梅兰德转过头来说：

“是的，已通知她了。”

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没有人注意到罗恩什么时候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公共汽车凶杀案的死者名单。拉逊第一个伸手把名单拿了过来。

“啊，现在我们来看名单吧。”他迫不及待地说。可是他只看了一眼就把名单还给了罗恩。“这种密密麻麻的小字我真是从来没有见过。你自己读吧。”

罗恩掏出眼镜，咳了一声，清清嗓子。

“八个死者中有四个住在终点站附近，”他开始读，“那个受伤的也住在那儿。”

“劳驾按顺序往下读，行不行？”马丁·贝克提出要求。

“第一号，司机古斯塔夫·本特松。后脑中两枪。他四十八岁，已婚，有两个孩子，住在伊奈达街五号。已通知其家属。这是他最后一趟车。他应该在终点站让乘客下车之后把车开回林哈格街的霍恩贝格站。没有人抢劫售票柜，司机的钱包里的一百二十克郎也没人动过。”

罗恩从眼镜上边瞧了一下他的听众。

“关于他的情况暂时就只有这些。”

“往下念吧。”梅兰德说。

“我按照示意图上的顺序说。那下一个就该说奥克·斯坦斯特隆了。他后背中了五枪。二十九岁，住在……”

拉逊打断了他的话。

“这些可以略过去。我们知道他住在哪里。”

“但是我不知道，”科尔贝格说。

罗恩又咳了一下。

“他住在蒂尔街，和他的未婚妻住在一起……”

拉逊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

“他们没有订婚。我不久前还问过他。”

马丁·贝克怒视他一眼，向罗恩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念下去。

“他和奥萨·图莱尔住在一起。她二十四岁，在旅游局工作。”

梅兰德把衔着的烟斗取出来，说：

“已通知她了。”

没有一个人去看奥克那血肉模糊的照片。他们已看到他的尸体，实在不忍心再看一次。

“他右手握着值勤用的手枪，保险打开了，可是没有来得及开枪。在他衣袋里找到一个钱包，其中有三十七个克郎，个人证件，奥萨的相片，他母亲的信和几张收据。还有驾驶证，记事本，钢笔和钥匙。实验室把这些东西进行检验之后，就会交还给我们。往下念吗？”

“是的，请念下去。”科尔贝格说。

“和奥克并排坐的那个姑娘叫布里特·丹尼尔松。二十八岁，未婚，在萨巴贝格一家医院当护士。”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不是结伴同行？”拉逊插了一句，“奥克是不是稍微有点风流？”

罗恩用一种责备的眼光看了看他。

“是应该弄清楚。”科尔贝格同意他的看法。

“她住在卡尔贝格路二十七号。和萨巴贝格医院的另一个护士住在一起。据这个叫莫尼卡·格兰霍姆的姑娘说，那时正是布里特下班回家。她是太阳穴中弹而死的，是死者中唯一一只中一枪的人。在她的手提包里有三

十八样小物品，需要一一列举出来吗？”

“有什么必要！”拉逊说。

“名单上第四个人是阿尔冯斯·史维林。他现在还活着。他面朝天躺在车厢后边侧座之间。他是单身汉，住在北站街一百一十七号。他四十三岁，在一个道路管理处工作。顺便问一句，他现在情况怎样？”

“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昏迷不醒。”马丁·贝克说，“医生们指望他能恢复知觉，但不能肯定，他是否还有说话能力。”

“车厢角第五号是什么情况？”马丁·贝克用手指了指公共汽车右角后面的座位。罗恩看了一下自己的笔记。

“穆罕默德·布西。阿尔及利亚人，三十六岁。在瑞典没有亲戚，住在北站街的一个独特的公寓里。看样子，他是从瓦萨街‘电光’烤肉馆下班回家。关于他的情况暂时就只有这么多。”

“是个阿拉伯人？”拉逊又问了一句，“他们在本国可喜欢干凶杀勾当啦！”

“你的政治知识简直让人吃惊，”科尔贝格说，“你应该转到保安部警察局工作。”

“它的正式名称是国家安全问题警察局。”拉逊纠正他说。

罗恩站了起来，从一堆照片中拿出几张，摊在桌子上。

“第六号，这个青年认不出来。他坐在最靠近中门的座位上。他口袋里有一盒火柴，一包香烟，还有各种票面的一千八百二十三克郎纸币。全部情况就这么些。”

“钱真不少。”梅兰德沉思地说。

马丁·贝克走近墙上挂的公共汽车示意图。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一共两个人？”

“谁？”拉逊问。

“就是开枪的人。你瞧，所有的受害者都老老实实在椅子上。除了现在还活着的那一个。他最后从座位上倒了下来。”

科尔贝格立起身来站到马丁·贝克旁边。

“你以为，如果开枪的真是一个人，就会有人来得及反抗？当然，这是可能的。但他是在一刹那间把所有人击倒了。你还可以想象一下，大家都惊呆了……”

“我们还是继续读名单吧，反正我们很快就能弄清楚杀人的武器一共是多少。一件还是更多。”

“是这样。”马丁·贝克说，“往下读吧，罗恩。”

“第七号是约翰·切尔斯特隆，手工业者。他坐在那不知名的青年旁边。五十二岁，已婚，住在卡尔贝格街八十九号。他妻子说，他在西比尔街工厂加班后回家。看起来，这是一个普通乘客。”

“只是他的肚子里让人装满了铅弹。”拉逊插嘴说了一句。

“在中门前面靠窗坐着的是埃斯塔·阿萨松，第八号。四十二岁。他住在蒂格奈街四十号。他和他兄弟合开企业——进出口商行——就在同一条街上。他的妻子无法解释，他怎么会上了这一趟车。他说，他当时应该是在纳尔瓦格参加某一个会议的。”

“那么，”拉逊说，“他是踏入禁区了。”

“象是这么回事。在他公文包里有一瓶威士忌酒，黑色商标。”

门开了一条缝，这是艾克，他通知说：

“哈默要大家一刻钟后到他那儿去碰头，有事商量。十点三刻到齐。”

说完他就把门关上了。

“好吧，我们再往下念。”马丁·贝克说。

“埃斯塔·阿萨松前面两个座位是第九号约翰逊夫人，是寡妇，住在北站街一百九十号。她有一个已婚的女儿住在西曼街。约翰逊夫人在那里帮她看孩子。她是乘公共汽车回家时遭难的。”

罗恩把名单叠上，放进上衣口袋里。

“完啦。”他说。

拉逊吸了一口气，然后把相片整整齐齐地分为九堆。

梅兰德从嘴角拿下烟斗，不知嘟哝着什

么，走出了房间。

科尔贝格在椅子上晃动着身子，说：

“我们到底了解了些什么？一个平常的日子，一辆平常的公共汽车，九个平常的人，毫无明显的理由被一支自动手枪撂倒了。如果不算那个不明身份的小伙子，我真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不，其中有一个人还不能这样说，”马丁·贝克说，“那就是奥克。他怎么会在那辆公共汽车上？”

一小时以后，哈默问马丁·贝克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哈默组织了一个专门侦破小组。从现在起，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侦破公共汽车上的凶杀案。马丁·贝克和科尔贝格也参加了这个小组。

他们讨论了已搜集到的情况，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作了分工。后来大家都散了，只有马丁·贝克和科尔贝格留了下来。哈默问：

“奥克在那辆公共汽车上干什么？”

“不清楚。”马丁·贝克答道。

“好象谁也不知道他在最近一段时间在干什么。也许你知道吧？”

科尔贝格耸了耸肩。

“我想象不出，”他说，“他不是在完成他的日常工作吗？”

“近来我们事很少，”马丁·贝克说，“所以奥克有的是空闲时间。在出事以前，他加班加点干许多工作，所以有资格游逛。”

哈默沉思地用手指头敲着桌子。最后他问：

“是谁和他的未婚妻联系的？”

“梅兰德。”科尔贝格说。

“我想，你必须尽快和她谈一谈。”哈默说，“至少她可能知道，当时他是要到什么地方去。”

他沉默了一会，又补充说：

“假如，当然……”

他又陷入了沉思。

“什么？……”马丁·贝克问。

“您是不是想说，假如他和公共汽车里坐的那个护士没有什么关系的话？”科尔贝格问。

哈默什么也没说。

“或者他当时有什么任务，或者有诸如此类的事情。”科尔贝格说。

哈默点了点头。

“去把情况弄清楚吧。”

卡尔和克瓦特来到三楼，科尔贝格冲他们阴郁地点点头，然后打开一间屋门，说：

“拉逊，索尔纳那两个人来了。”

“让他们进来。”屋里的人说。

两人进屋，坐下。拉逊从头到脚审视了他们一番。两个警察都感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拉逊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问道：

“你们当警察多长时间了？”

“八年。”克瓦特回答道。

“你们认识字吗？”

“当然。”卡尔说。

“那么你们看看这个。”拉逊把桌上一张纸朝他们一推。

“你们能不能看懂上面写的意思？要不要给你们讲一讲？”

卡尔摇摇头。

“我还是给你们讲讲吧。”拉逊说，“这是现场初步调查报告。报告说，有两个穿四十六号鞋的人在汽车里留下了数百个脚印，下层、上层都有。依你们之见，那两个人是谁？”

两人默不作答。

“你们不懂，我再讲清楚一点：几分钟前我问过实验室的专家，他说在出事现场就象是一群河马踢踏了整整一天一样。”

克瓦特忍不住了，他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拉逊。

“不过，河马是不会带武器的。”拉逊温和地继续说，“可是汽车里有人用7.65毫米口

径的手枪打了一枪，具体说，是从前扶梯朝上射击的。二位认为，是谁在那里开的枪呢？”

“是我们。”卡尔说，“具体说，是我。”

“是吗？为什么要开枪？”

“是预防性射击。”克瓦特说。

“防谁？”

“我们想，凶犯可能躲在汽车上层。”卡尔说。

“但是上面什么人也没有！你们只做到了一件事：把汽车里的足迹通通抹掉了！街上的足迹就更不用说了！你们在尸体旁边又折腾了半天，是为了什么？”

“想看看有没有人还活着。”卡尔说。

门开了，马丁·贝克走进来。卡尔立刻站起来，接着，克瓦特也站起来。

马丁·贝克冲他们点点头，疑惑地看着拉逊说：

“是你在这儿大喊大叫吧？这毫无用处。”

“有用。”拉逊说，“这是建设性的喊叫。”

“建设性的？”

“当然啦，因为这两个笨蛋……我们这两位同僚是唯一的见证人。你们听见吗？你们来到现场是什么时间？”

“十一点十三分。”克瓦特说。

“我那时就坐在这地方。”拉逊说，“电话通知我的时间是十一点十八分。即使考虑到，你们打开无线电用了半分钟，电台接通我的电话用了十五秒，仍有四分多钟。这段时间你们做什么了？”

“我们……”克瓦特刚想说。

“你们自然是在那里象带鼠疫菌的老鼠一样乱窜！”

“我听不出你的话里有什么建设性的成分。”马丁·贝克刚开头，拉逊打断他说：

“你别急。这两个在四分钟内破坏现场的大笨蛋确实是在十一点十三分到达现场的，而且不是他们自己发现的，是路上一个人告诉他们的，这个人的名字他们竟没有记下来。假如不是他今天主动来找我们，我们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他。喂，那么你们是在什么时间

看见那个带狗的人的？”

“大约在我们到达公共汽车前两分钟。”
卡尔两眼盯着自己的皮鞋。

“那就是说，你们得到出事的消息是在十一点十分或十一分。那人拦住你们的地方离公共汽车有多远？”

“大约三百米。”克瓦特说。

“对得上号。”拉逊说，“既然那人七十岁，还牵着一只生病的短腿小狗……”

“我终于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马丁·贝克说。

“那么……我让老人跑过这个距离。牵着狗，还穿原来那身衣服。他跑了三次。我的结论是：这人看见停在路边的汽车是在十一点零七分之前。而我们已几乎准确地知道：凶杀是在此前三四分钟时发生的。”

“你们从哪里知道的？”卡尔和克瓦特异口同声问道。

“这与你们无关。”拉逊说。

“这是根据侦探奥克的手表得出来的。”
马丁·贝克解释说，“一颗子弹打碎了表壳，专家鉴定，表立即停摆了。表上指针停在十一点三分三十七秒。奥克作风严谨。他的表走得很准。继续说吧，拉逊。”

“见证人从卡尔贝格路沿挪尔巴卡街走来。汽车在街口超过了他。他走到街的另一头花了将近五分钟。汽车走过这段距离用了大约四十五秒。那人在街上没有遇到任何人。走到拐角看见那部汽车停在马路对面。”

“那又怎么样？”克瓦特说了一句。

“别多嘴，”拉逊说，“见证人没有注意到车窗被打碎了，这两个家伙慢慢腾腾来到那里时也没注意这一点。不过见证人发现前门开着。他以为是出了事故，于是急忙去求援。他经过周密考虑，认为走到终点站比返回坡上挪尔巴卡街要快些，于是沿北站街朝南跑去。”

“为什么他这样做？”马丁·贝克问。

“因为他估计在终点站能碰上另一部公共汽车。但那里没有汽车。他遇到了一辆警

车。”

拉逊朝卡尔和克瓦特狠狠盯了一眼。

“他遇到一辆从索尔纳来的无线电巡逻车。这辆车越出自己巡逻界线有一箭之地。那么，你们的汽车前轮越过界线之后，没有熄火，停了多长时间？”

“三分钟。”克瓦特回答。

“恐怕有四五分钟。”卡尔纠正他说。

“看见街上有什么人没有？”

“没有，”卡尔说，“在带狗的人出现之前，什么人也未见。”

“这证明，杀人犯既不可能沿北站街逃跑，也不可能沿挪尔巴卡街向南逃跑。如果排除藏在货栈院中的可能，便只有一种可能：沿北站街向相反方向逃去。”

“怎么……您怎么会知道他没有藏在货栈里呢？”卡尔问。

“这是唯一你们没有踏乱一切可见痕迹的地方。”

“O·K，拉逊，你胜利了。”马丁·贝克说，“太棒了！不过你还是老习惯，讲得太慢了。”

这番话提高了卡尔和克瓦特的情绪，他们相对一望，舒了口气。但拉逊立即说道：

“假如你们的脑袋里还有点智慧，你们就会坐上汽车去追，而且一定会把杀人犯抓住。”

“或者自己牺牲。”卡尔阴郁地说了一句。
拉逊鄙夷地瞟了他一眼。

“现在需要思考一下，”拉逊关上门坚定地说，“哈默召开的会议整三点开会。”

马丁·贝克把电话听筒贴近耳朵，气恼地盯了他一眼，科尔贝格则冲他唠叨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

拉逊没有回答。

科尔贝格注视他从自己身边走开，然后坐回桌子后面。

马丁·贝克放下听筒。

“你生什么气？”拉逊说。